



盗墓迷城

DAOMUMICHENG 2

迦南行者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盗墓迷城^②

DAOMUMICHENG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盗墓迷城. 2 / 迦南行者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221-09391-2

I. ①盗… II. ①迦…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1397 号

盗墓迷城 2

作 者	迦南行者
责任编辑	康征宇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20mm 1/16
字 数	165 千字
印 张	10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59623775



第一章 多年之后的婚礼/001

话音还没落就听见对面换了个南方口音：“喂，系汪先生吗？我系刘老板介绍来的，对你那个三足玉蟾很感兴趣啦，你看我们要不要谈一谈？我事先已经给赵启航先生打过电话的，他让我们在你这里等他。”

第二章 来者不善/015

他突然觉得浑身上下的汗毛都好像竖了起来，黑暗中仿佛有无数张苍白的面孔在盯着他一样！高胖子奋力呼吸了几口冰冷的空气，左右张望了一下，目光停留在文件右上角那张熟悉的照片上。没错！的确是徐白脸，他逐字逐句地看着手中那份详细的个人资料，黑暗中如坠深渊。

第三章 再见徐白脸/028

正犹豫着要不要上前看看，突然间就觉得背后好像多出一个人来，幽暗的影子在火苗间飘摇攒动，恍若无依无凭的鬼魂！我大惊之下蓦地回过头去，只见黑暗中徐白脸那张苍白的面孔正对着我们！

第四章 流沙封墓/041

我抬起头看着沾满铜绿的脚掌越来越近，脑海中顷刻间闪过无数个念头，暗自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我心里一横叫骂着松开手，身体顿时向黑暗中坠去，凄厉的阴风在耳边呼啸着，还没等我上说上两句豪言壮语，后背突然传来一阵剧痛。

第五章 斗转星移/054

依旧是刚才的那个墓室，青铜鼎安静地伫立在正中央的位置，只是原先坍塌成一片废墟的影壁墙却不见了，好像是被黑暗凭空抹去了一般，空荡荡的不留一点碎土的痕迹。

正对着我们的那面墙上有一扇黑幽幽的小门，看上去分明就是我之前出现的幻觉。

第六章 人心/069

徐白脸摇了摇头：“那是防风氏的骨头，壁画里的山应该就是会稽山，《春秋》里面记载大禹治水时防风氏的头领姗姗来迟，于是被禹斩首示众，骨头就埋在会稽山里。”他挥挥手让我们跟着他向前走，“据说防风氏是巨人一族，有上古之神的血脉，身高十数丈。而在葬经出现之前也早就有了以神骨镇墓之说，所以那棺槨应该就在骨头里。”

第七章 消失的九个人/081

他猛灌一口茶水站起来在后厅里来回踱着步子，“本来这一次准备得还算不错，我以为万无一失，就没通知小徐，没想到……没想到，”他说得越来越快，“两天前所有人身上的卫星定位讯号突然都没了，怎么都联系不上，连领队带队员总共九个人……”

第八章 国之重器/093

我嘴里反复念叨了两遍老赵说的话，随即醒悟过来大惊道：“说你没文化他娘的一点都不亏。”我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玉印，搁在手里反复端详：“这没准儿就是传国玉玺啊！”

你刚才说那八个字只有那玩意儿才配刻！”

第九章 口字型地宫/106

听徐白脸这么一说我才明白过来，恍然大悟中惊出了一身的冷汗，然而老赵却不怎么在意：“嗨，不就是个回字墓么，咱只要……”他比划着，突然也不说话了，张着嘴巴上变颜变色，显然也是明白了什么。

第十章 千年黑僵/136

“黑僵！”徐白脸惊道，随手把军刀抽出来横在胸前嘴里不断叫嚷着提醒我们小心，只见这粽子跳出来以后原地晃悠了一会儿便逐渐安静下来，左右摇摆着那颗长满了细密长毛的紫黑色头颅，旋即便锁定了目标挥动双爪直直向老赵扑去！

后记/149



第一章

多年之后的婚礼

二十八号深夜，飞机正点抵达香港，此时距离我们出发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天。时间紧迫，三个人出了机场后就直接上了高胖子公司派来的专车，开车的黑大个貌似还是个熟人，以前在日本的打捞船上也打过几次交道。

一路无话地开回了清水湾的打捞公司，那黑大个留下了句老板在办公室等你们就拍拍屁股走人了，言语间丝毫不见当初对高胖子的那个恭敬劲儿。莫非徐白脸在这儿没什么地位？我胡乱想着跟他们上了楼。

“嘿，这回换地方了？”老赵看徐白脸在电梯里按下了12层的按钮，“上次来不是在8楼么？”

“8楼是小会议室，这个时间不会有人开门。”徐白脸淡淡地说。

12层，电梯门打开，我和老赵跟在徐白脸后面转进了左手边的走廊，尽头处，一间挂着董事长办公室标牌的房间门微微敞开着。

徐白脸既不敲门也不请示，直接就拉开把手带我们走进去。办公桌后面，一个老人无限萧索地背对着我们站在那扇高大的落地窗前，香港的夜景投映在玻璃上，纸醉金迷中隐隐地透出几缕世事变迁的沧桑。

老人发觉有人进来也并不感到奇怪，他回过头，笑吟吟地招呼我们坐下。老赵大大咧咧地往太师椅上一靠，张嘴就侃：“呦，老爷子，您这气色儿可不错，精神头越来越好，怎么着，这么晚了还不歇着呐？”

“村长”不以为意地摇了摇头：“行了小子，少和我耍贫嘴，我可听说你们这趟收成不错。”

“呦，瞧您说的，还不错？没把裤子赔喽就是万幸。”老赵从包里掏出血牙，“除了这俩破玩意儿，别的啥都没有，多少年都没做过这么窝心的买卖了。”

“村长”看见老赵手中的两颗牙齿，这才好像放下心似地叹了口气，“好，好，小高算是保住了。”他从老赵手里接过血牙掂量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入了一个锦盒。“王医生，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他按下办公桌上的通话器低头说道。

“得，东西算是给您带来了，哥几个的任务完成，咱现在是不是得谈谈钱的事儿了？不过当然，您要是累了咱们明天再说也成。”老赵挠着头。

老人哈哈一笑，爽快地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已经写好的三张支票：“放心，少不了你小子的。”他把支票推到桌子前，徐白脸恭敬地接过来放到我们手里，“你们带回来的玉器加上附面总共是300万，四个人一人75万，这次你们虽然什么都没带回来，老爷子也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凑个整一人100万，不算亏吧？”

我盯着支票上画着的一串零，心里还有些不敢相信，没想到这才几天工夫就赚了我平常大半年的利润，而且还得是生意红火的大半年，我眨眨眼睛，悄悄地深吸一口气，慢慢把支票折好放进裤兜里，平复着剧烈的心跳。

怎么说咱也是一吃过见过的热血小青年，可不能被面前的老富翁笑话说哥们儿我没见过啥世面。

“刘老爷子，照您这么说，高季晨就有救了？”我强压下心中的雀跃不放心地又追问了一句。

“放心，错不了。”老人保证道，“今天晚上把这东西送过去，明儿一早就能见效。”

他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突然用食指轻轻点了点脑袋，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对了，你们带回来的那个三足玉蟾和晋国帛书我倒是有心收，不过有一老家伙不知从哪儿听到的信儿，对这两样东西也挺感兴趣，这两天净跟我这儿起腻，要我说给他也就给他了，等过一阵子我把价给你们抬上去喽就出手，到时候拿到钱照价分给你们。”

“哟，瞧您说的，”老赵打个哈哈，“不就是俩玩意儿么，您要真喜欢，自己留着玩也就是了，只当是我们小辈儿的心意，话又说回来，您要真是觉得不好意思，给个成本价半卖半送就收了得了，以后咱们常来常往，少不得您多关照的地儿，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老赵这几句话连吹带捧，明里暗里却又不肯吃亏，不愧是市面上混出

来的，可老爷子这么多年了，显然也不可能被这两句话就给侃晕喽，他乐呵呵地摇摇头，“你小子比鬼都精，我还能占你便宜？”他不经意地点了点桌角那一方黑乎乎砚台，“瞧瞧吧，老头儿我身边也不缺那几件趁手的玩意儿。”

听了这话我不自觉地就瞟了那块不起眼的砚台一眼，不过就是这一眼，就收不回来了，“这是……”我皱着眉头站起来，“哎呦，您这是澄泥砚吧？”

“年纪轻轻的倒有点眼力，”老人不紧不慢地说，“拿起来看看，不过可得小心点，里面的墨还没干呢。”

我小心翼翼地把砚台端起来，仔细端详着底部留款。“青……青藤居士！”我强咽了一口唾沫，刚刚平复的心跳又开始一个劲儿地往上窜。

我慢慢把砚台放下，暗地里拧了拧因为用力维持平衡而发僵的双手，这才如释重负地对刘老爷子说：“哎呦，这么一宝贝您给搁到这儿，别说是磕着碰着，就是天天让风吹着心里头也不好受吧？”

这话不假，别说是我现在兜里边揣着100万，就算是把徐白脸跟老赵的钱都加一块，恐怕也买不了这砚台的一个边儿，况且底下还是有名人士留款的，这价钱就更海了去了。我悻悻地又看了那方砚台一眼，一时间有些尴尬，身为一个做古董生意的，居然没在第一时间就发现这么一宝贝，实在是失专业水准。

刘老爷子倒谦虚得很，只是语气里仍掩饰不住那一丝呼之欲出的得意：“哪里，哪里，这人呐一老了就没什么正事儿可干，平常就爱簇拥个风雅，实在是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到这时候我才发现，面前这张桌子上摆的那几样原本以为只是用来消遣的文房四宝，绝对是个顶个的有来头，我一件一件地看过去，湖笔、澄泥砚、澄心堂的纸，还有闻名天下的徽墨，哪一样扔到古董行里那都得是让人抢破头的主儿，我一拱手，心服口服道：“姜还是老的辣，我算是彻底服您了。”

老赵虽然未必知道什么是澄泥砚，又或者压根就没听过青藤居士的名号，但一看我这架势基本上也就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总之这些东西很值钱就是了，他一拍大腿，拿出看家本事又是一阵猛侃：“呦，这话儿怎么说的，就知道老爷子您是高人，打一进这屋我就发现了，您这身份当然犯

不着跟我们这些小辈较真，以后还得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这话倒是让老人听了相当受用，他乐呵呵地点点头，又跟我们聊了几句，正说着就听见外面有人敲门，老人把手往下一压，中气十足地喊了声进来，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随即推门而入，大概就是那个所谓的王医生。

刘老爷子把锦盒交到他手上，又嘱咐了几句才把这位医生打发走，他望着中年人消失在门后的背影对我们说：“行了，这下算是彻底踏实了，今儿晚上用药，明天小高就能好。”

“真的？”我还是有点忐忑，到现在我连高胖子在哪儿休养都不知道。不过要我看，摊上这种需要怪东西医治的怪病，他这会儿多半也不会在正规医院躺着。

果不其然，刘老爷子哈哈一笑浑不在意地对我说：“你看刚刚走的那医生，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十几年的老资格，比外面那什么医院强多了，你就放心吧。”

他想了想，又加了句：“你们一会儿回去歇着，明天早起去看看小高，顺便让你们见识见识我们公司的生物科技实验室。”

“哟，您这生意做得可真大。”老赵不失时机地捧了一句。

“唉，”老头儿叹了口气，“不大不行呐，都活到这份儿上了，再不多赚点钱，就真没什么劲喽！”

“哪儿能啊，瞧您这劲头，100岁那得是起步价，还不带打折的！”老赵看着情况也差不多了，就给我使了个眼色，“得，时候也不早了，我们先回去找地儿住下，您也早点歇着，这深更半夜的太折腾人，明儿我们再来。”

“住的地方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待会儿楼下就有车送你们去，连前几天没带走的行李也都放在那儿，明天早起要去看小高的话就给这号码打电话，我会给那边交代的。”老人说着随手写下一串数字递给老赵。

“还有，”老人诙谐地加了一句，“房钱已经替你们结过了，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去。”

“我们可都是老实人啊，”老赵自以为会意地说，“再说了，就这么几天东奔西跑地，好容易能睡个觉，哪还有劲儿折腾了，得，不打扰了，拜拜了您呐。”

老赵和我一块儿点了点头，准备退出去，可徐白脸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见我们都盯着他看才开口解释道：“哦，我住公司。”

二

从清水湾出来以后专车就直接把我跟老赵拉到尖沙咀去了，下车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问司机确定是这儿不是，在得到他肯定的答复以后才敢往里面进，那老爷子还真是财大气粗，居然给我们定了间五星级的酒店。我走到前台随口报上了我跟老赵的名字，确认无误后领过房卡和台卡就跟着客房服务员上了电梯。

房间在16楼，看样子还是豪华套房，我站在门口忍不住问服务生这两间房被定了多久。

“是无限期预定的，直到两位先生退房为止。”这个乖巧的小女生恭恭敬敬地说。

怀揣着100万支票的我顿时觉得自己是个穷光蛋，不过旁边的老赵倒是没什么感觉，大手一挥说知道了，没事儿你就回吧。

“好的，希望对您房间感到满意，”女服务生规规矩矩背着程式，“有什么需要请通过台卡呼叫我们，祝您晚安。”

说着就退了下去，老赵打了个哈欠冲我摆了摆手：“得了，洗个澡睡觉，明儿早起来看看小高同志怎么地了。”

我耸耸肩，和老赵对贫几句进了房间。

洗过澡出来以后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我看着空荡荡的房子心里总觉得有些不踏实，披着浴巾在床上滚了好一阵子，折腾得实在睡不着只好推开落地窗跑到阳台上去吹风。九月末的香港气温还是很高，虽然是午夜，但晚风拂过时却依旧还会带来阵阵的暖意。空气中传来这个城市浮华的气息，我低下头俯视着脚下霓虹闪烁的街道，眼前恍惚中就有一种不真实的错觉。我叹了口气，背靠着栏杆把头仰下去，再仰下去，看着并没有点点繁星的夜空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畅快，大脑渐渐地充血，眩晕，我眯着眼睛转过头去，却发现隔壁的阳台上也站着一个人，黑暗中火光一闪一闪，是老赵在抽烟。

“嘿，我说你三更半夜不睡觉玩什么呢？”老赵也发现了我，“这么大

精力给你找俩妞发泄发泄？”

我直起身来摇头晃脑：“靠，你不是也一样，还真把自己当文艺青年供着，怎么跑这儿装深沉来了。”

“嗨，睡不着呗，”老赵把烟蒂往下一扔，“来整两盅？”火红的烟丝坠落星空，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把这玩意儿当成流星。

“这么晚了……合适么？”我犹豫道。

“有啥不合适，反正那老家伙让咱使劲折腾，吃点喝点又不犯法，回头一块记他账上。”老赵隔着空气摆摆手，“我进屋叫东西，你赶紧过来。”

我回到床上躺着静静地抽了根烟，然后才裹着浴袍去找老赵。开门的时候发现他整个客厅都是一片狼藉，就这么会儿工夫，餐桌什么的都被摆上了阳台。我摇摇头笑骂着坐在一堆沙发靠垫里跟他胡侃。没过多久，送菜的服务生就把东西给送了进来。

“唉，也没啥好东西，”老赵在服务生那诧异的眼神中自顾自地说，“豆腐干，花生米，多好的玩意儿到这破地方都得变味儿，得嘞，咱俩凑合凑合。”

没理会服务生那欲说还休的表情，我跟老赵一人举着几盘酒菜到阳台上吃起了大排档，那服务生倒识趣得很，见这情况也就不再言语，随口说了句用餐愉快就退了出去。

“我说你今儿个可是精神焕发啊，”老赵给我满上一杯，“平常也没见你有这么大劲头，怎么着，受刺激了？”

“去你丫的，你不也一样？”二两酒下肚，面对着高楼林立的夜空，我不由得感到一阵豪情万丈，“刚挣了100万，兴奋得不行。”

“瞧你那点出息。”老赵摇摇头跟着我干了一个。

他随手抄起一个凤爪啃得吱吱有声：“100万算个毛，以后你要是肯干，不怕挣不着钱，还有，回去以后赶紧把你那车换喽，太给咱们这行丢人了。”

“行，行，回去老子就换，回去……”我自斟自饮，倒上一杯酒刚抬到嘴边就想起了什么似的低语道，“明儿看完高胖子我就想回去，没准儿还能赶上人家的婚礼。”

“哟呵，酒壮怂人胆呐。”老赵把鸡爪子顺着阳台丢下去，折下一只螃蟹腿放进嘴里嘎巴嘎巴地嚼着，“用不用我去帮你撑撑场面？”

“德行！”我白了老赵一眼拍拍屁股站起来。

楼下熙熙攘攘的人潮依旧在街道上川流不息，似乎这是个没有夜晚的城市。我慢慢饮下杯中酒，迎着风闭上双眼静静感受这片寂寥的星空下那一幕幕永不散场的浮华。

“又不是去闹事儿的。”我对着眼前的黑暗自言自语，“看看就走，最多随个份子就得了，带上你去，说不定出什么幺蛾子。”

“切，我还不稀罕去呢，我说你也是浪催的，非上赶着跟一棵树上吊死，至于么？”

我睁开眼睛，觉得鼻子有些酸酸的，喉头哽咽连带着声音也有些发颤：“你他娘的叫的什么破酒，”我咳嗽两声掩饰道，“两分钱一斤的散酒都比这玩意儿喝得痛快。”

“得，”老赵叹了口气，走过来拍拍我肩膀也不点破，“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不过我还是得说你两句，这年头，有钱就是大爷，先把自己身价给提上去，那小妞还不是蹭蹭地往跟前贴？”

老赵拿起桌子上的酒瓶猛灌一气：“当初我体校刚毕业那阵，跟一小姑娘也挺好，我们那时候都多少年了，初中就一块黏糊着，本以为小日子就这么过着也挺滋润，可架不住人穷，折腾来折腾去感情就没了，到最后我连个说理的地儿都没有，混得那才叫一个惨……”

我倒是没想到老赵还有这么一段故事，无奈地点了点头继续吹着暖风喝闷酒，气氛一时间有些沉闷。

“据说人这一辈子能碰见两万个跟自己合适的人，怎么咱好像一个也没遇上？”我突然开口，脚下破碎的流光慢慢被人潮淹没，远方模糊不清的海滩上似乎还燃烧着几点篝火。

“这才哪儿到哪儿，以后的事儿都不准。”老赵一抹嘴，“比方说这酒，当初没钱那阵儿，两块钱一瓶的啤酒喝着就挺得劲，哪儿能想到有一天哥们儿也能把这几千块一瓶的洋酒当凉水喝，对不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挣钱吧兄弟，啥都是虚的，就人民币最实在。”

“嗯嗯，知道，知道，先立业后成家。”我盯着斜对面灯火通明的大楼胡乱应道，下意识地摸了摸屁股兜才突然间意识到我没穿裤子，我叹了口气坐下来随手夹起一块虾仔丢进嘴里，有点咸。

老赵坐下来又跟我干了一个：“怎么着，听你这口风可有点变了，以

后还想继续干？”

“干！当然得干！”我甩了甩脑袋，想把刚才那些东西都抛到脑后，“什么时候能混到那老头十分之一的身价，我再考虑退休的事儿。”

“呦，野心不小！”老赵赞道，“对了，那老家伙桌子上那块破砚台真就那么值钱？”

“那可不。”

“什么时候的货？”老赵挑着扇贝里的肉。

“像是晚唐的东西，不过下面的款儿可了不得。”我把凳子往后挪了挪，大大咧咧地靠在护栏上，“青藤居士的墨宝。”

老赵摇了摇头：“不懂。”

“嘿，也不知道你这么些年都是怎么混的。”我喝下一杯酒懒洋洋地跟他解释，“这么跟你说吧，那玩意儿叫澄泥砚，别说现在了，就搁到历史上那也是值钱的宝贝，乾隆皇帝怎么样？也就和珅给他进贡了半块，这东西，绝对的无价之宝。”

我晕晕乎乎地继续说道：“那老头办公桌上的那个，是明代才子徐渭用过的，对，就是徐文长，你想想唐伯虎的画儿现在值多少钱，见了徐渭也得叫祖宗。”

“唉，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咱充其量也就是给人家打工的。”老赵搓着牙花子，“哎？你说徐小哥应该也挺有钱吧，怎么连房都不买，天天还跟公司凑合着？”

“谁知道，他这人挺古怪，不过好在也没什么坏心眼……”洋酒后劲儿大，被风一吹我就有些上头，迷迷糊糊地趴在桌子上，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三

第二天早上醒的时候，太阳都已经升得老高了，头顶上一片明晃晃的刺得人眼睛生疼，我打着哈欠环顾四周，只见阳台上杯盘狼藉，蟹壳虾皮之类的东西扔了满地，到处都是我们昨天晚上吃剩的酒菜。老赵半趴在椅子上大头朝下睡得还挺踏实，我伸了个懒腰站起来走进房间看看表，才十点多一点，倒也不算晚。我坐在地板上点支烟犯了会儿瘧症这才去刷牙洗

脸然后把老赵叫起来。

“嘿，嘿，”我推了他两下，老赵抬起头来睡眼惺忪地看着我，“赶紧起来，咱去瞧瞧高胖子，没什么事儿我今天就想回去。”

“嗯？”老赵迷糊了一下马上就反应过来，“我靠！你的酒量也太差了，说着说着就睡过去了，我他娘的自己又喝了好一会儿才算完事儿。”

“少废话，赶紧的。”我把他拽起来。

洗漱过后我们俩穿好衣服提上行李就给纸条上的号码打电话，到楼下退了房坐在大厅里等了半天才有车来接我们。开车的还是那个黑大个，也不知丫是不是就是专业干司机的。不过这会儿我跟老赵的酒都没醒利索，一路上晕晕乎乎地只想再睡过去，也没什么心思聊天。汽车一路开进了凤凰山，最后在一处像是民居的地方停下，我跟老赵打着酒隔就下了车。

“是这儿？”我问他。

那司机酷酷地冲我一点头，也没说话，关上车窗一溜烟儿地就开走了，我心说这小子谱儿还挺大，猛吸了一口山里并不怎么新鲜的空气跟着老赵就顺着斜坡往上走。

已经有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在前面等着我们，为首一个中年妇女看我们来了还挺热情：“你们就是来看高先生的吧，快请进，快请进。”

眼前这栋房子并不大，看上去就跟一般的小别墅差不多，但怎么也想不到这片普普通通的欧式建筑里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实验室和稀奇古怪的仪器。工作人员在其中穿梭忙碌着，看得人眼花缭乱。这个大妈级别的人物兴致勃勃地操着南方普通话一路给我们介绍着这里的具体情况。不过我对此倒不怎么感兴趣，随口应付着就跟她上了三楼。

“高先生的房间就是这里。”她领着我们在一个木门前停下，“请自便，我就不打扰了。”

向她道过谢以后推开门就跟老赵走进去，然而预想中的什么吊瓶、氧气管之类的东西却统统没有。眼前的高胖子正躺在一张大床上，手里还举着本杂志，旁边水果饮料什么的一应俱全，看样子这小子过得还挺舒服。

“您这生活可以啊。”老赵一进门就咋呼道，“这小日子美的，几天不见可又胖了不少。”

高胖子一看是我们不禁乐道：“什么呀，那些瓶瓶罐罐的今天早上刚撤。”他招呼我们坐下，“昨天半夜就知道你们回来了，怎么这会儿才来？”

“工作需要嘛。哎，对了，您那尸气全好了吧？”老赵拿起一个橘子剥开了犹豫了一下没敢往嘴里塞。

“药到病除，”高胖子盘腿坐在床上，“其实本身问题也不算太大，就是一直觉得胸口堵得慌，不过用了你们带回来的东西以后就没什么事儿了。”

“那是你命大，想想我们这行多少前辈都是被这口气给憋死的。”老赵四下打量着，“这屋子可不错，真不像是个病房。”

“本来也就不是，”高胖子解释道，“三楼就是卧室，有些人加班以后回不去了就在这儿住下。”

老赵好奇道：“我说你们老板还真是什么生意都做，不过就这么大点儿地方够你们干什么的，就是研究个青霉素啥的也得找个宽敞点的地儿吧？”

“这三层只是调研机构。具体的研究室和流水线都在地下。”高胖子摇摇头。

“怪不得。”老赵吃完最后一瓣橘子，把皮扔进垃圾筐，“我就说他也不能把家底儿都让我们看喽。”

我靠在床上边盘算自己的事儿边问高胖子：“对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呃……出院？”

“就这两天，他们说还要观察观察。嗨，总是这套，这几天什么都干不了，可把我憋坏了。”

“哦。”我点点头，若无其事地说，“那什么，最近我估计没法儿陪你，有一老同学要结婚，我想今天就回北京去。”

“老同学？”高胖子一抖身上的肥肉，“谁呀这么急，咱从小可都一学校的，你同学那也得是我同学。”

“林若昔。”我看着窗外。

听了这个名字高胖子倒也没什么反应。他愣了一下，随即叹了口气拍我肩膀：“行，去就去吧，用不用我给凑份喜钱？”

我耸耸肩膀无奈地瞪着他。

“算了算了，她又没通知我，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高胖子理解地摇摇头，“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晚上吧。”我说，“她1号结婚。”

“瞧这日子选的。”老赵喃喃咕咕。

当下我就掏出电话定了两张去北京的机票，老赵也非要一起回去，用他的话说就是这地方的东西吃不惯，不过那也没办法。跟高胖子又聊了一会儿当年的事，我们仨就在这小屋里随便吃了点东西。下午仨人绕着凤凰山爬了半圈，到四五点的时候我跟老赵才找了辆车奔机场而去。

“你也别激动，过两天我就去找你，到时候再一块儿好好聊聊。”临走的时候高胖子对我说。

灰暗的天空上几朵铅灰色的云朵悠然而过，我看着这个多年的朋友，重重地点了点头。

四

站在首都机场那一片璀璨的星空下面我微微有些茫然，从北京到香港再到北京，一次次周而复始的旅途似乎就是我这些年全部的路。然而面对着眼前这一份似曾相识的熟悉我却突然间感到恍惚，就像许多年前我站在这里一样。那时候我要去香港，并且丝毫不清楚在前面等待着我的，会是怎样一条路。

如今我又回来了，经年以后，得到了一些，也失去了一些。

我轻轻叹了一口气回到现实，跟老赵上了一辆出租车。我们两家离得比较远。我住在鼓楼那片儿，而他是在昆明湖附近买的房，也不知到底图什么。车开到前门大街我就摆手让他停下，跟老赵约定好以后常联系就一个人拎着行李下了车。外面是我所熟悉的街道，这个寄托了我多年感情的城市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改变，时光一点一点浸染着岁月的痕迹，我穿过陌生的人潮，回忆被一座座钢筋水泥搅得支离破碎。

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我把箱子随手搁在墙角，也不开灯，就这么往床上一趴，黑暗中一动不动。

也不知她现在在干什么，我掏出手机很想发一条短信去问候一下，但转念一想还是算了，挣扎了好一会儿才打了四个字发过去：“我回来了。”

很快就收到了回复：“真的？太好了，那后天你一定要来，我先睡了，你也早歇着。”

我盯着手心那片明亮的LED光怔怔出神，眼前重新又陷入一片黑暗才